



中国文学70年：

与共和国同行 以精品奉献人民

□本报记者 李晓晨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0华诞,中国当代文学也走过了70年光辉历程。70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70年来,中国文学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的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学

新中国的文学,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从赵树理、柳青到路遥、贾大山,一代代作家以自己的人生和创作证明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中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作者”。

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指出的,70年来中国文艺的根本成就就在于,我们探索、开辟、坚持、发展了一条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壮阔的时代发展同步伐、共生长的道路,它的根本性质、它的前无古人的革命性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在于,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它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中获得内容和形式,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自己的目标,它始终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人民,这个大写的词语镶嵌在一代又一代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心底,熔铸于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他们在沸腾的群山、在忙碌的厂矿、在希望的田野上寻找灵感,书写中国故事。《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三家巷》《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中“最可爱的人”,构成了中国文学丰富的人民形象谱系,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民族记忆。

“反映生活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源自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来由。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写出经典作品,首要原因正在于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评论家白桦说,在此过程中,深入认识和把握生活动向,深切了解和体察民意所向,把自己所见所感经由文学想象化为艺术形象,使其成为人民生活的艺术结晶。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柳青扎根皇甫村创作出的《创业史》。在皇甫村的14年,柳青实现了从立场到情感的全然转变。《创业史》是在写他人还是在写自己,是在写农民生计还是在写自我命运,已经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了一——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这是柳青发人深省的经验之谈。

植根人民大地,与时代同频共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70年来,中国文学始终与时代同步伐,凝心聚力,培根铸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队伍齐整壮大,各体裁门类百花竞放,文学评奖引领风尚,理论评论披沙拣金,文学出版迅猛发展,对外交流卓有成效,不少作家获得国际奖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海的早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伤痕》《乔厂长上任记》《白鹿原》……在时间长河中,发时代先声,引风气之先,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撰文指出,70年来,小说创作精品迭出,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生动表现和深刻观照,不断挖掘中国文学的思想深度、开拓叙事艺术的表现空间。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紧扣时代脉搏。新诗、旧体诗词和散文杂文与人民生活的关联更加紧密,对人民情感的抒发更加深刻有力。网络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科幻文学与时俱进、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为文学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陆续设立,倡导、鼓励并推出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有力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

植根人民大地,当代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在评论家潘凯雄看来,70年来长篇小说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时代既

可以是当下时空,也可以包涵时代跨度和历史纵深,既能够近距离贴身表现,也可以拉开一定距离后再行反思;时代绝不仅是浮在表象的人、事、物,更重要的是准确地捕捉到时代感和时代精神。在广袤时空中呈现时代感是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70年提供给后人的一条重要启示。

评论家李炳银以报告文学为例指出,当报告文学以接近现实的态度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时候,鲜活的社会生活就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为其提供力量和支持,使得这种立足现实的文学焕发生机。最近的40多年是中国社会起伏变化最大的时候,报告文学正是在这个时候适时成长,御风而行,给社会以及时的呼应,在催促社会文明进程中发力,在客观地认识书写中保存时代精神和创造业绩,成为社会历史在场的见证者和文学记录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新的艺术创造

历史的指针定格于2014年10月15日,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事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给内蒙古乌兰牧骑队员、给老艺术家牛犇写信,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致信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做出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脚踩坚实大地,进行艺术创造,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和人民书写精品力作。

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历久弥新,现实题材创作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评论家王干认为,现实主义虽然也出现过起伏,但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始终顽强地坚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叙事方式,不断调整丰富自己,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进程中从单一走向多种可能,从平面走向立体,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现实主义大家族。如今,新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风貌展现在作家面前,为作家呈现出博大而深厚的“文本”,如何解读这一新的“文本”,从而创作出新的现实主义力作,是召唤,也是挑战。

新时代需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生活中、在人民中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艰苦的艺术创造中竭尽全力给出解答。评论家梁鸿鹰说,文学的生命在创造,在于对人的命运、情感的特异性表达的执著寻找,在于各种不同风格的确立与探求。70年来,中国作家在艺术探索的征途上,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他们深深扎根中国大地、现实生活,发扬中华美学精神,沿着古典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开拓前行,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追求。而在新的背景下,中国作家充分汲取世界文学与国际文化的思想艺术资源,不断在吐故纳新中获得创新的力量,在人与历史、社会、现实、文化的复杂关系中不断寻找审美创造的可能性。

探索永不止步,创造没有捷径。评论家陈晓明认为,70年的中国文学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的精神,中国文学一直想走自己的道路,想为我们承受的历史、面对的现实表达出中国作家的心声。正是这种探索精神,表现出中国文学顽强的历史渴望,就是在历史给定的境遇中执著地探索中国文学的道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展开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探索、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本身”的艺术探索,到9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叙事融合多样性的艺术经验,70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不渝地探索着中国文学的新的道路。如何在强大的历史理性抱负的引导下展开文学美学上的创造,如何与世界优秀文学保持富有活力的对话,如何酿就中国文学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70年来,中国文学与新中国一起栉风沐雨,荣辱与共,走过峥嵘岁月。回望来路,可鉴未来。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作家,面对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定当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以精品奉献人民,以明德引领风尚,推动中国文学努力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康春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道路。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在塑造小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新中国70年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原创能力、队伍建设、理论研究、对外传播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三个高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1955年,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一份批件,促使中国作家协会、团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以及出版部门,在短时期内密集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中央精神。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制定了1955至1956年有关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具体计划,敦促各地作协分会切实重视抓好儿童文学,并规划了190多位作家的创作任务,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

在高洪波的忆忆中,从庐山会议、泰山会议、烟台会议,到提出“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童抓起”、“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中央8号文件”,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引导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新中国儿童文学的红色基因是一以贯之的。正是在这种红色基因的影响下,共和国七十年来,不仅有许多杰出的作家创作出儿童科幻、儿童诗、童话、报告文学、故事、寓言、儿童剧等多门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而且还有大批成熟、敏锐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为作品的传播和评介推波助澜,他们用创作实践理论主张,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儿童文学从一个弱小的文学门类,变成现在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学重镇。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物质生活水平 and 文明程度的提高,中国儿童文学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与重视,逐渐形成了从“高原”到“高峰”的壮阔局面,可以说儿童文学已经进入了“黄金时期”。

王泉根认为,新中国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首先是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这期间儿童文学的创作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少先队校园内外生活题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这一时期少儿小说创作的主脉。第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多重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共荣的儿童文学新格局逐步形成,出现了旗号林立、新潮迭出的创作景象,涌现出大幻想文学、幽默儿童文学、大自然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自画青春文学等一面面创新旗帜。这一格局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显得更为生动清晰。第三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儿童文学与整个文学一样出现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新气象,一个重要标志是儿童文学新力量的崛起,一大批“70后”、“80后”以及更年轻的“90后”作家成长为中坚力量,一些儿童文学创作实力强劲的地区,已形成自己的年轻作家方阵。

2016年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认为“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痛苦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儿童读者的喜爱”。以此为契机,中国儿童文学在国际儿童文学界、童书界越来越活跃,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经愈来愈引起国际儿童文学界同行的好奇和关注。可以说,中国希望被世界了解,世界更想要了解中国。但中国优秀的童书想要成为全世界孩子的共同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卫平认为,要解决中外儿童交流现状的现实困境,首先要提升中国童书的文本质量,讲好中国故事,做到“自信但不骄矜,客观而不夸饰”。中国顶尖的童书在世界范围内也称得上是优秀之作,但我们儿童文学作品的整体水平还有提升空间。文本丰富有特点,并且具有世界性的中国童书才能更好地被国外所接受。第二是要解决童书翻译的问题。对于儿童文学图书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来说,翻译的责任极为重大。中西方语言系统不同,将中国童书融入到世界文化语境中的确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优质的翻译力量来保证译介童书的文学质量。

五代学者持续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已经完成了四代人的学术接力:从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到陈伯吹、吕伯攸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再到蒋风、浦漫汀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以及曹文轩、梅子涵、朱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成就

童心无界 文学有情

□本报记者 行超 教鹤然

与精神资源。这些都是影响我们无法作出全面判断的根本原因。

现实与幻想是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双翼

当我们谈论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关切的不仅仅只是它的历史和现状,更应关注世界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可能。曹文轩认为,与世界儿童文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着想象力不足甚至苍白的历史时期。但这一事实在近20年间已经被打破,中国的儿童文学现在并不缺想象力。他以为,现在的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就是在漫无节制地强调想象力的意义的同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品质,这就是记忆力。对于作家来讲,特别是对于一个愿意进行经典化写作的作家来说,记忆力可能是比想象力更宝贵的品质。对历史和当下的记忆,才是更为重要的。在谈论经典作家时,我们在意的是他们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超的现实主义手法,而这正是当下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所缺乏的。

与现实主义相伴的,是儿童文学的幻想主义。秦文君认为,新中国以来发展成熟的儿童文学,与世界范围内的儿童文学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性。世界儿童文学中比较繁荣的种类是幻想文学和图画书,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和市场销售方面比较受到关注的,主要大都是现实主义的儿童作品,而原创的幻想主义作品和图画书中虽然也有精品,但我们很难列出一长串的书单。就70年来的儿童文学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而言,中国有自己的儿童文学特色是非常好的,我们当然应该保持这样的特色。如果能够写出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也可能带动其他国家开始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她提到,在此基础上,我们幻想的翅膀也应该更强健一点,这样才能够带领我们飞得更远。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有志于创作出更优秀的图画书和幻想作品,让我们的儿童文学更多样化、多品种,整体强大起来。

正如王泉根所说,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儿童文学蕴含着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对话和价值期待。因而通过阅读当今中国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既可以让世界看到今日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理想、追求、梦幻、情感与生存现状,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作品,体现出今日中国对民族下一代的要求、期待和培养,还可以看到今日中国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对民族下一代性格形成的做法和意义。童心是没有国界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基于“共通性的语言”的写作。因此,儿童文学既是全球视野的,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的;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的,又是儿童性的。儿童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正是在儿童文学的广阔天地里,一起享受到了童年的快乐、梦想与自由。